

鈴山堂集



鈴山堂集卷之二

內制

昭聖皇太后加之尊號冊文

章聖皇太后加之尊號冊文

昭嬪王氏進封貴苑冊文

敬妃文氏冊文

廟建勅

金海福邸神文

金海廟謨神文

經筵講章

鈴山堂集卷之二



天津市
市立圖書館



登記總號 01740
書碼 846.6/6622
捐贈者 _____
寄存者 _____
登記民國 19 年 1 月 日

M. 20 20000

內制

昭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册文

伏以坤懿正位允靈宸極之尊廟序近
 盛惠澤既均於海宇慶儀當展於宮庭
 太后陛下柔順承天安貞配地風贊伯考
 風誕育皇見運撫盈成之祥過几肆揚於
 末命奉符爰及於冲人曆數恭膺眷佑荷
 皇天之錫艱虞底定詠歌同有衆之心功
 存擁翊以難名禮竭尊崇而莫罄乃命
 奠落成之日屬星虹應瑞之期擬申薦夫
 鴻名庶備成於釐事謹率文武羣臣敬奉册
 寶恭上尊號伏願備膺景福茂對昌辰無
 疆惟休用永綴於壽考有秩斯祐方其亨
 於昇平臣御名

給事集卷三十四 內制

章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册文

伏以新一代上儀宗廟告落成之慶協三靈
 不祐乾坤屬亨泰之期昭事有嚴羣情交
 贊既藉歛福受釐之錫宜殫歸美報德之誠
 恭惟 聖母章聖皇太后陛下仁出天成德
 齊坤載相我皇考君於邗邦誠訓肅於後
 宮賢淑聞於天下顧惟冲眇上荷劬勞爰
 膺天與神授之

通遊龍變雲蒸之會惟木育本惟水有源實鍾錄

謂天蓋高謂地蓋厚莫報至恩况元良之國本以貞乃
夙夜之慈懷少慰奉紫庭之觴恭陳燕賀鏤瓊王之册
祇薦鴻名庸伸臣子之誠抑風民庶以孝謹率文武羣
臣敬奉册寶加上尊號伏願維祺有似俾熾無疆皇運
熙明永享蘿圖之固子孫千億方觀椒實之蕃臣御名
昭嬪王氏進封皇貴妃册文

朕荷三靈孚佑九廟居歆誕降元祥肇端國本駿盛之
慶發于宮闈無疆之休延于宗社考古之憲母以子貴
是宜懋慎典册進峻封稱以對揚天休增重震雷咨爾
昭嬪王氏生有淑德侍於皇宮稟乾坤之粹靈淵懿可

金匱卷三

內制

二

度鍾日月之明潤柔嘉有章頊者授弓矢于禘祠占熊
罷于吉夢首毓軒龍之秀聿開樞電之祥惟天祐于予
家惟爾集于大命庸示寵靈之渥用升位序之崇特遣
使持節進封爾為皇貴妃錫之金册金寶於戲品冠六
儀協輔星辰之位名超九御峻升祿狄之華爾其益懋
恭勤逾迪祇畏往昭朕命永綏遐福欽哉

敬如文氏册文

制曰皇宮六寢崇建淑媛之官天極四星光著列妃之
象所以協宣陰教贊佐后勤朕稽有闕之彝章秩後庭
之位號咨爾文氏早膺妙選久侍宸闈柔順而允輔

儀射慧而克贊內洽居諸箴圖之戒動循疇賦之烈是
宜顯錫徽章特升華序茲特遣使持節封冊爲敬妃於
戲等處既峻進茶廟翟之榮錫命惟隆誕受冊書之寵
其率循于懿範以益勉于精勤祇服茂恩永綏慶祚欽
哉

廟建勅

朕惟禮時惟大祀典國之大事也苟不安於人心終難
協夫禮意我國家宗廟之制自太祖肇基之初首建
四親廟其後更制時奉殷薦同乎一堂當其始事豈不
博采遐觀卒從同堂異室之規以示酌百準今之義暨

欽定四庫全書

三

我成祖定鼎於茲廟寢之營率遵其舊百數十年以
裕以享緝于純嘏則有由然大萃之爲亨其則不遠曩
因廷臣之議咸稱七廟之文是用劄輿以從周典乃所
司討論不詳區畫失當成祖以六世未盡之親而遽
遷世室不獲奉于三昭仁宗以穆位有常之主而移
就左宮遂致紊於班祔武宗朕兄也不得用爲一世
顧居七廟之中有妨七世之祀揆之古義斯爲戾矣往
者同祿之弊天與祖宗實被朕心茲當重建之辰
斯宜釐正以鼎圖新制又我皇考睿宗廟於都宮之

議欲於禮祀同享而奉主往來誠爲瀆擾茲禮官等
殊終未爲安朕是寃是圖惟遵先制其永無愆夫禮非
天降迺起人情 祖宗列聖懽聚一堂斯實時義之爲
順者茲當建立新廟仍復舊制前爲太廟後爲寢又後
爲祧時時祭享奉太祖高皇帝正位南向奉迎 成祖
及羣廟我 皇考睿宗獻 皇帝神主俱同堂而序享
獻既畢則奉列聖神主各歸於寢庶昭穆以明世次不
紊 列聖在天之靈懽忻右享而克伸朕瞻事孝享之
誠矣便如期興建爾禮工二部如勅奉行故諭嘉靖二
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便如期五字 御筆增

欽定四庫全書

內制

四

金海祠即神文

嘉靖二十年五月初六日

皇帝遣某官等代禱于北

嶽之神北鎮之神北海之神西湖之神玉泉山之神各

山之神大川之神曰嗚呼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凡陰陽

闔闔雷雨發生必神以執其機權司其號令者也朕本

愚昏繼元后之位居億兆之上夙夜兢兢以不克奉天

保民是懼粵自去冬少雪三麥不滋爰及今年歷春徂

夏耳澤愆期恒腸作冷近畿泉源久涸田畝失耕兼以

穀曰之說兩...

漕則國脈故禁三天之降咎至於如此怪厥所由實朕政
績繆戾澤罔下究之所至也朕昨者嘗躬禱于上穹僦
走于萃神矣而積誠靡孚神不顧答思之穀梁子曰古
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
以請焉惟諸神受上帝之命彙籥陰陽呼吸雷風轉
灾沴爲禱祥易焦涸爲潤澤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爲也
今旱旣甚矣麥旣萎死而菽粟未種矣饑羸之民將轉
于溝壑矣若乃犧牲弗供粢盛旣竭享祀將乏神亦何
所賴矣予實有罪罰其敢逃民之無辜祈賜矜憫伏望
旋幹化機祛魃魍虐寬曠甍揮霍八極大霑三日之
霖霖使人盈其望物遂其生時沴遂熄年功可成通氣
騰波啟津開道舳舻利涉國用裕充我國家有無疆之
休則神亦有無疆之祀焉報謝之典朕其敢忘惟神其
無之念之哉尙饗

金海祠謝神文

比以盛夏之辰久苦亢暘之沴稼穡萎穉將致凶饑河
渠斷流漕粟艱阻朕職元后撫綏下民心焉震慚不遑
靈處乃請命上帝敷告羣神頓上帝之仁羣神之
靈憫人之窮垂賜歆顧旬餘日內靈澤敷甘狂霖息異

無德不報則為酒醴牲饗以報神之賜其敢不虔爰命
重臣恭請祠下以謝惟神闡惠濯靈尚終賜霈澤卑之
有年謹告

經筵講章

四書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
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這是孟子告齊宣王以用人不可不謹的言語如不得
已是謹之至的意思卑是卑小踰是過尊是尊大疏是
疏遠戚是親近孟子說賢才是人君致治之具而尊卑
疏戚尤國家名分所關但人之賢否不同故於進用之
際不可輕忽須是再三詳審如不得已一般謹而又謹
方可進用蓋尊大之臣賢而用之固是常禮然或尊者
未必賢則必就卑小之臣擇其賢者而用之是將使卑
者得以踰乎尊親近之臣賢而用之亦是常禮然或親
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臣擇其賢者而用之是將使
疏者得以踰乎戚夫用其賢而或畧其定分取其才而
不拘乎常禮是豈可以輕忽而不致其謹乎然所以致

其體者可知且口進用之衆廷者都說這個人賢也若
可便以為賢而遽用之蓋以左右近臣其言未可深信
諸大夫雖職在薦賢然其中亦或愛憎不同必是一國
之人合口一辭都說這個人賢然後從而察之夫國人
皆曰賢則其論可謂公矣猶必察之者蓋世間自有一
種人能同乎流俗使人人愛之如鄉原本不忠信却似
忠信本非廉節却似廉節若用著這等人豈不壞事須
是審之於衆而斷之於心親見得其所謂賢者真個是
有名有實之人然後用之則於賢者知之明任之重而
不賢者不得以倖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惜
乎齊王未之知也臣嘗因是而論之人君之治天下莫
貴於知人之明蓋知之不明則邪正混淆黑白莫辨或
有非人廁乎其間則所任雖專不惟不足以成乎治而
寔足以憤乎事矣然君子每難於見用而小人不恥於
干進二者尤在于人君審察之如何爾仰惟 皇上登
崇賢俊旌別人才一賢之進必合衆論之公一職之遷
必察其人之素四方萬國固已顯然向風仰戴惟忻之
不暇矣尤望終始此心終始此道使倖進者無所容於
時效用者得以行其志則堯舜三王之治可復見於今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這是孟子告滕文公問爲國的說話賢君賢而有德之君恭是恭敬儉是儉約禮下是接臣下以禮有制是有經常之制孟子說爲國之道大要以恭儉爲本賢而有德之君以恭敬之實心行恭敬之實事雖居崇高之位而虔恭寅畏表裏如一蓋不徒致飾於威儀言動之間以儉約之實心行儉約之實事雖享富有之業而樽節愛養無處不然蓋不但致謹於宮室車服之用惟其恭是以能推手足腹心之義于大臣則敬之于羣臣則體之凡所以待士者皆有禮而無或慢矣惟其儉是以能

論語精義

卷三

八

推保民如子之仁於徵求則緩之於稅斂則薄之凡所以取民者皆有制而不敢過矣夫有恭儉之實德又有恭儉之實政則賢才樂爲之用而匹夫匹婦無不各被其澤爲國之道又孰有加於此哉臣觀孟子此章首以恭儉爲言而其下文特詳於取民之制蓋恭以禮下國入君使臣之道而民惟邦本其取之之制尤不可以不加之意也三代而上田有定分賦有定則豪強者不得以兼併貪暴者不得以多取其治隆于上俗美於下有由然也嗣是而後若漢之文帝躬行玄默專務德化身

衣弋綈以示敦朴爲天下先而又今年免田租明年

族皆可謂恭儉之實矣當時海內富康與于禮讓亦豈
倖而致哉仰惟 皇上齋莊中正節用愛人勤恤民隱
圖惟治道有志于隆古帝王之盛不但文帝而已尤望
此心此政終始弗渝所以綿 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
矣伏惟 聖明留意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
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男
於耕耳

這是孔子贊美堯舜的言語孟子引之以闢許行所謂

論語卷之四 講章

九

人君與民並耕之說惟字解作獨字則是法蕩蕩是廣
大的意思君哉是言能盡君道巍巍是高大的意思不
與猶言不相關孔子說帝堯之爲君至大而無以加然
何以見之彼物之高大無過于天惟帝堯之德以天爲
法而無差殊故其德業之盛著於當時見於天下者徧
覆而無迹兼被而無方蕩蕩廣遠人雖欲著言語去名
狀他亦不可得亦猶萬物於天但見其大不可以言語
形容故曰民無能名焉帝舜之爲君能盡君道高大而
不可尚然何以知之彼位之崇高莫如天子舜受堯之

禪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皆可樂矣舜則上受天命下

夫堯舜曰孜孜以圖治安視天位若與我不相于洪
殷故曰有天下而不與焉孔子稱堯舜如此孟子因申
明其說以爲堯舜之治天下一則法天以同其大一則
居位不以爲樂何嘗不用其心哉但所急者大而不用
於耕耳考之當時洪水爲害猛獸傷人民生有不遂矣
堯之用心惟在求賢以敷治使斯民得遂其生百姓不
親五品不遜民性有未復矣舜之用心惟在命官以設
教使斯民各正其德堯舜之憂民如此非事事而憂之
也正惟用心于大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
陶爲己憂而其法天不與實在於此亦何暇於前耕哉

論堯舜卷五

講章

語行爲說之謬從可知已臣嘗論之聖王之治天下每

旁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蓋得人以任職得一相以輔政
則百司庶務自然修舉人主惟恭己正南面而無所勞
矣豈屑屑然用心於非所當用之地哉仰惟 皇上夙
稟堯舜之資躬履堯舜之位道不自大常存圖治之心
位不自樂每切憂民之念尤望上法天道下任賢才益
弘不冒之仁克謹登崇之選則蕩蕩巍巍之治可復見
於今日矣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

於上而道不官於下則民不可得而治也

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及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這是孟子述中庸孔子之言推明明善爲誠身之要的說話上是君上友是朋友親是父母誠是真實夫人臣至下位必得君上信任他諫行言聽方可治民苟不獲君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上不可諛悅取容也其道在乎信友蓋已有善必得朋友稱譽薦揚然後見知于上苟不信於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不獲于上矣然欲信友不可便佞苟合也其道在乎悅親蓋親者人倫之大孝爲首行之先苟事

親弗悅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友不見信矣然欲悅親不可阿意曲從也其道在乎誠身苟友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內無愛敬之實親不可得而悅矣然欲誠身又不可矯取強爲也其道又在乎明善苟不明乎善則好善不能如好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理欲混淆真妄錯雜身不可得而誠矣夫能明善以誠身由此施之悅親信友獲上治民何往而不得其效哉臣嘗推而論之誠身之義雖通上下而言此章本孔子告哀公問政而發獨指出此誠字在人君身上尤爲切要而明善

自然合理即天道之誠者也如湯武身之不免用那誠
的工夫乃人事之思誠者也當時四方風動萬國咸寧
所以有誠能動物之驗後世如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內多慚德這便都是不誠了
所以治效有愧於古也然則誠之一字豈非聖賢心法
之傳帝王爲治之要者哉仰惟 皇上講學以明善修
德以誠身敬一有箴悟澹無欲遠追堯舜而陋漢唐於
不居矣尤願終始弗渝表裏一致大德益孚於海宇至
誠可通乎神明既優作聖之功以致純王之化矣臣等
不勝至望

尙書

鈴堂集卷五 講章

十一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
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
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
穡作甘

這是周書洪範篇箕子對武王的言語昔箕子既總言
洪範九疇有曰五行至此則推衍其目說道九疇之綱
其一爲五行也然五行先後以微著爲次天一生水而
其體最微地二生火而其形漸著天三生木而其形既
實地四生金而其體益堅天五生土而其質至大故一

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蓋五行之生身也
此熱水之性既浸灌滋潤而又奔趨下流火之性既燥
烈炎熱而又燭耀上達木之性既盤錯膠屈而又條暢
聳拔金之性既從新可成而又因故可革上兼五行有
發生之德而又盛於稼穡故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
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蓋五行之德性如此至于五
行之味潤下的凝積久而作鹹炎上的焦灼久而作苦
曲直的醞釀久而作酸從革的融液久而作辛稼而又
穡則可爲饗殮而作甘矣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其
味者豈非以其切於民用哉世嘗論之五行者氣運於

論聲色氣味

三

天質具於地而用資於人者也然必賴人君建極以爲
之王感之以五事驗之以庶徵乃能使陰陽順常天地
定位而其氣不乖其實不變而其用不匱也恭惟 皇

上敬天勤民親賢好學而又留心洪範特灑宸翰序

諸篇端其求道之誠固已比隆於武王矣况願顯微無

間終始不渝堯濬雖無不廢徽予之嘆湯霖既降猶加

咎已之誠則年和歲豐民安物阜所謂皇建有極而錫

福於庶民矣歷年之永豈周家所得而專美哉臣等不

謹奏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五目錄

講章直解

大學衍義直解

禹貢直解

無逸殿講章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五目錄



講章直解 文華後殿進講

太學衍義直解

伊尹作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
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

這是商書伊訓篇伊尹以太甲繼湯之後恐其不能續
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名曰伊訓今王就指太甲嗣是繼
初是卽位之初伊尹與太甲說昔我成湯以德而得天
下今王嗣而有之可不知所自乎其要在嗣其德焉而
已況今卽位之初乃王者之本天命人心爲之一新四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五 講章

一

方萬國望其更化所以要上繼乃祖成湯之德正在今
日卽位之始于此不謹其能善其終乎德者何不過愛
親敬長孝弟之道便是人君子天下的人老者固無不
愛而立愛之道則自吾親始如孝享宗廟惇叙九族是
已長者固無不敬而立敬之道則自吾長始如篤念天
顯尊事黃耆是已夫立愛惟親則凡天下之有親者莫
不以我爲法而愛其親立敬惟長則凡天下之有長者
莫不以我爲則而敬其長始于一家而家齊中于一國
而國治終而措之四海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

矣此皆成湯躬行之德而實通乎人心之所同然者也

伊尹與之以訓太甲無非欲其法祖謹初以爲治之本而其序有不可紊者如此厥後孔子于孝經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蓋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先聖後聖其言若出一揆由此而觀自古帝王未有舍愛敬而爲治者宋儒眞德秀引此以衍大學之義此誠萬世君人者之龜鑑

董仲舒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好其間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論衡卷五 五 謹草

二

董仲舒漢武帝時人建元初詔求直言仲舒以賢良對策首以正心之說告武帝誠以人君居崇高之位操威福之權一日萬幾事物沓至欲一一應酬無毫髮之差難矣其要在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蓋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不爲一毫私意所蔽則所行的事自然皆合於理賞必當於有功刑必加於有罪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所用的人自然皆當其才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侍御僕從罔非正人

而百官正矣由是達之萬民布之四方如風之偃草如雷之動物無一處無一人莫敢不一於正人事既正天心自協至和薰蒸無有邪氣干乎其間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事正則正氣應之善祥之所由集也人事不正則邪氣應之災異之所由臻也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臣嘗論之正心之一言誠萬世帝王爲治之本然茫無端緒何以爲用功之地哉惟真德秀此書發明最切其于正心之要立爲二目曰崇敬畏曰戒逸欲所謂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謂

也所謂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謂也蓋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爲私欲所蔽或聲色貨利或異端近習或讒佞邪說一有所入此心遂爲之蔽而不能祛遂爲之累而不能遣天理以漸而泯則私欲以漸而熾喜怒有偏舉措失當皆由於此夫私成於一己之微而或以貽天下之患欲遂於一時之暫而或以致無窮之憂可不懼哉臣願 皇上于宮幃深邃之中心氣清明之際澄神定慮反已靜觀察天理人欲之分致操存克治之力敬畏愈崇物欲退聽由是以之制事以之用

人酬酢萬變無性不得其至則福祿日蕃乖異自息矣

傳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仲舒之言惟 聖明留意

禮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
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
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
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
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王聞
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于席之四端爲銘
焉于几于鑑於盟盤于櫛于杖于帶于履屨於
觴豆於戶牖於劔弓矛爲銘焉

益堂集卷五

講章

四

這是禮記大戴禮篇武王問道的事阼者君之階也人
君卽位謂之踐阼師太師是官名尚父是號卽太公望
爲太師而號尚父也昔武王卽位之初召尚父問黃帝
顓頊之道而師尚父以載在丹書俾王爲三日之齋端
冕以迎東面以受至其所告不出敬與義之兩言敬是
嚴恭寅畏心有所存主之謂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
俱廢義是宰事揆物皆合天理之謂義則理爲之主欲
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致謹于此
武王聞之惕若恐懼於凡几席楹杖觴豆諸器物之間
莫不銘之以自警焉蓋恐顓頊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

際也其後孔子贊易于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神聖相傳之心法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皆出一道真德秀所以引之著萬世帝王爲學之本也

漢文帝時賈誼爲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賈誼漢文帝時人博學多材爲長沙王太傅釐福也漢儀注祭天地五疇祠還致福於天子言受神之福也宣

室漢殿名前席古者君臣皆席地而坐坐久相親移席而前故曰前席昔文帝思賈誼之賢自長沙徵召入見於便殿首問鬼神之事鬼神者何陰陽二氣之靈造化之迹也帝之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學乎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帝爲之前席聽悅其言旣罷又有不及賈生之嘆其必深有感於心矣然昔孔子謂季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見鬼神之理茫昧幻冥不可驟語誼之所對史臣不載其詞恐亦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真德秀謂帝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理之學故君德成就終有

鬼於古然臣以謂自古帝王求賢圖治延訪諮詢必君

國子民之道何至泛及於幽遠不切之務哉漢之君臣所以不及於古爲可惜也

又曰堯發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故蓋小者大謹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自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這是董仲舒告武帝的言語真德秀劄其言之尤切者

著於此昔武帝上嘉唐虞欲聞大道之要仲舒對策說道堯以唐侯而升天子之位舜耕歷山而受堯之禪其所以致天與人歸光大明昌者非一日所能蓋積德累善謹言慎行有漸以致之夫言行治之大者言出於已行發於身是非得失不可掩塞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極著明大雅大明之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仲舒引此詩言文之翼翼以見自古帝王莫不致

謹于微堯兢兢成厥身行仁道舜業業危懼自取

是以善積名顯德章身尊順天命而有天下非偶然也
仲舒又言人善惡在身其積亦各有漸積善如人形之
長短自勿及壯日以加益人不知也積惡如火銷膏日
以寢滅人不見也仲舒乃漢之儒者其告君必以堯舜
使帝置仲舒于左右丞弼之地必能以善道日陳于前
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有窮奢黷武之失邪佞讒譖之
惑哉惜乎武帝徒下求言之制而無聽言之實所以不
及帝王之學也

玄宗明皇帝開元中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
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盧懷

金史卷之三十一 諸帝

七

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
與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閣門令乘肩輿以進
或在別館道遠聽于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
師傅之禮

開元是唐玄宗的年號散騎常侍是唐官名主侍從獻
納爲職真德秀引唐史中說玄宗皇帝開元年間謂宰
相曰朕每于宮中讀書或于書中道理有所疑滯于心
無從質正咨問可選文儒有學之士使入內侍讀以便
顧問於是宰相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

常侍與右散騎常侍皆無品級更日侍讀玄宗優寵一二

聽其肩輿乘馬於宮中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夫立
宗初政好學右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使當時得一真
儒輔導弼諧以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日陳於
前則明於是非邪正之辨用舍不至於倒置聲色不至
於潛移矣惜乎無量懷素不過章句之儒帝雖有志於
學而所以講明啟沃者未至是以文物雖盛於開元而
帝心已溺於燕安梨園之樂汨亂聰明艷妃之寵蠱惑
志意根本蠹而禍亂作矣故人君之學要當以聖王爲
師以治心寡欲爲主以勤始怠終爲戒然後庶幾其有
益也

會要集卷五 講章

八

大學衍義卷第五

這是大學衍義第五卷宋儒真德秀叙格物致知之要
其目曰明道術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

猷惟后

湯誥是商書篇名成湯作此以告萬方皇字解做大字
上帝卽天也衷卽中也恒是常克是能綏是安猷道也
卽是那人所當行之道后謂元后卽人君也成湯說惟
皇上帝生此下民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信之理渾然

於中無所偏倚是所謂衷也自天所降而言

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非有二也然天之降於人者
初無知愚之間人之受于天者清濁純駁隨其所稟有
不同焉必賴君師之作修道以立教使人順其有常之
性而各安其道君臣安其義父子安其親長幼夫婦朋
友安其序別信是乃君天下之責焉故曰堯綏厥猷惟
后夫天能賦民以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
性者乃在乎君可見君道之重如此真德秀謂成湯此
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厥後詩之秉彜劉子謂民受天
地之中其言相繼而發皆祖于此至于孔孟性善之理
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自成湯始嗚乎聖哉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
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此自上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說來不忍之心卽惻隱
之謂孟子說凡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由是心而觀之可見情之在人隨感而發所不能無故
凡見物之可傷可痛必有惻隱之心恥己之不善憎人
之不善亦必有羞惡之心解使去已推以與人亦必有

是非之心人若無此四者之心則不得謂之人矣所以明其必有也然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待外求者也由仁義禮智在中故其端發見如此仁是溫和慈愛之理仁具于中發而爲用則爲惻隱故惻隱之心爲仁之端義是斷制裁割之理義具於中發而爲用則爲羞惡故羞惡之心爲義之端禮是恭敬樽節之理禮具于中發而爲用則爲辭讓故辭讓之心爲禮之端智是分別是非之理智具于中發而爲用則爲是非故是非之心爲智之端曰端云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于外然後可得而尋性之理無形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矣使本無是理于內則何以有是端于外哉孟子因論惻隱而悉數此四者欲人察識而擴充之下文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其德秀載于此篇蓋欲人主優游玩索推此心以達諸政事使澤及天下耳

禹貢直解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這是史臣記禹濬川的事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弱水萬水皆能載此水獨弱而西流其性

境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汾闕之山有水名黑水萬水皆清此水獨黑而南行其
色異矣禹又導其經流至于三危之地入于南海之中
此水之在外國者禹皆導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
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
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水之在北者莫大于河也積石在金城河閉縣西南羗
中龍門山各兩岸石壁峭立河出其下奔放噴薄如雷

餘覽集卷五

講章

十一

禹則因積石導河至于龍門自北而南至于華陰已而
自南而東至於底柱又東所經則至孟津過洛汭以及
于大伾焉自東而北又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所經播
爲九河同逆河以入于海焉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
狄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鈞
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俱在右滄德棣州之
境海水淪沒今迹不存矣

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
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

水之在南莫大于江漢也嶓冢山名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也源發嶓冢爲漾至武都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禹自嶓冢導漾由是東流爲漢水又東流爲滄浪三滢之水則過于大別之山南入于江東滙爲彭蠡之澤東爲北江而其流入于海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爲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岷山在蜀郡茂州文山縣江水所出也禹自岷山導江由是東流爲沱水又東至澧澤過九江至于巴陵之地由東迤邐來而北以會于滙東爲中江而其勢已趨于海矣九江卽今之洞庭沅水漸水沅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是名九江也夫弱水黑水外國之異水也河漢江水中國之大水也禹濬諸水各有所歸其用功先後之序如此無非行所無事爲中國之民除害也夫豈騁其私智而爲之耶

無逸殿講章

二之日鑿冰冲冲一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

羔羊齊彼公室解彼兕觥萬壽無疆

五九兩風月之詩第八
公告成王言邠民忠愛

居居的事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卽今十二月也

二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冲冲是鑿冰之意三之日謂

斗建寅三陽之月卽今之正月也凌陰是冰室四之日

謂斗建卯四陽之月卽今二月也蚤是蚤朝朋是兩尊

酒朋是蜡祭之酒民間自飲之也稱是舉兕觥是酒器

也旨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薦之寢廟備君上之用

邠民當夫十二月重陰沍寒冰可取也則伐冰冲冲

之而以其時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則納于凌

陰藏之而得其所所以勸趨冰役者何哉蓋以吾君子

鈴室集卷五講章

十三

仲春之且將獻羔祭韭以薦寢廟而行啟冰之祭故先

事而爲之備耳至于九月氣肅霜降十月禾稼既登則

相戒潔農場之地置脯酒之享所以速畢場功者何哉

蓋以吾民感君上之恩將殺羊以獻公室舉酒而祝無

疆之善及時而盡其誠耳周公述此欲成王知周家立

國之務邠公能重民事其民感激忠愛其君如此也臣

嘗因是而論之王者之治在於得民人君之心若能念

念在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其心誠痛切視民如傷則

百姓之志自然親附如一體今考七月之詩周之先公

以養民使民食洽足用之民蒙上之教亦自力

以養民使民食洽足用之民蒙上之教亦自力

於農桑之務以樂其生至於終休服則殺羊爲酒祝

君之壽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

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等氣象真所謂醇醇如也周

家傳世三十歷年八百蓋有由然傳曰農桑爲王業之

本先儒張栻以爲帝王所傳法之要端在乎此以是

意而考秦漢以下事不師古罔爲民其治亂興替之

源概可見矣仰惟皇上天啟聖資卓然崛起于帝王

數千百載之後而日躋聖德豁然獨步於帝王數千百

載之前首重農桑敦復古道聲開帝苑建社稷之壇無

遠有豳豳風有亭躬視稼穡爲天下先鴻基偉構奠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十四

乾坤 睿藻宸章輝映雲漢考成之日錫命諸臣燕饗

以落之湛恩敷暢和氣流通凡厥臣工丕戴夫淪肌浹

之仁而思盡大乎是腹心寸義無疆之頌視此詩所

意豈異哉所以登世熙皞綿肝靈長端有在矣猶願

之仁不息大德有終益懋儆勉交修之誠坐致綏來動

之效天下臣民不勝慶幸

欽定四庫全書

雜文

祭文 卷之二十六

祭文 卷之二十六

衡山祭文

賜 誥告文 卷之二十六

焚黃告祭文

嘉林修堂畢告先考文

嘉林阡告祭眾福文

祠堂成奉安四世神主告文

山堂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改禮部尚書告祖考文

入閣告祠堂文

生孫告祠堂文

考滿加秩告祠堂文

祭汪宗伯文

祭高都憲文

祭黎侍御文

祭內姪歐陽孺文

祭袁翁文

祭安處士文

特思堂銘

琴硯銘

高麗硯銘

端石硯銘

又任國學作

特思堂集卷之三

二

雜文

恭題 勅諭下方

惟六年冬十有二月 制若曰 皇考顯陵遠在安陸

其命工曹往加修治制視 天壽諸陵而命禮官往督

禮儀之事明年夏五月 臣 嵩承乏禮部於是有督禮之

役是秋七月己卯加上 恭睿尊諡當遣官奉謚册香

寶祝帛告于 陵當改題 家廟神位詔 臣 嵩兼攝以

行 臣 聞命蹀躞夕裝兢兢靡寧是月癸巳陛辭 上授

之救賜光祿酒饌白金彩幣寶鏹為道里費甲午免朝

御山堂集卷二十六 雜文

設册寶輿於 奉天門 上翼善冠黃袍跨立門下司

儀導 臣 至丹陛拜稽而行衛士昇輿大樂前導 上注

目送之百官送至 承天門外追崇大禮也故慎重如

是然斯役也例遣中貴列侯 宸漸軼常格獨以屬之

儀曹之臣惇禮省餽道路稱林厥聲燁燁焉厥澤瀦瀦

焉猗歟休哉顧 臣 庸不肖不克仰承休命覩冒榮遇滋

媿懼云耳勅例當進繳 臣 謹錄其副裝池為軸寶藏之

以茲典出後命敕詞所未載謹拜手稽首并記于此以

光昭我 皇上聖孝傳之無窮云

天眷明德佑此下人 興雖舊邦其命維新維典有

自 帝伊始昨壤建藩周魯是似 孝皇維兄 憲考

之子維 帝仁敬睿哲温恭恢恢淵度穆穆睟容遐邇

慕義海寓聞風純一各齋體道彌固願晦含章獨葆貞

素在昔有言大德受命 帝不自躬儲休啟聖明眈我

后則篤其慶御曆應圖大寶以正有開必先王業之

盛舜孝終慕周典追崇顯號殊稱煥赫穹隆松林之山

冠劍攸宅春雨秋霜 宸情承惻乃象諸陵大建廟規

可空經營欽正考釐百職內外祇役庀儀金冊玉篆螭

首豐碑新宮峩峩鱗峩嶽雲蓋山后獻祥川祇凝福佳哉

鈐臺集卷三

雜文

二

王氣蔥蔥郁郁 帝神在天彷彿來下玄珪袞裳雲霧

風馬降觀舊都于楚之野下土之臣瞻望靡從空聞成

鼎尙擬號弓黍稷非腆以薦微衷 帝鑒不遺繁祉是

錫綏于 一人康我兆億報德頌功配天無極

衡山祭神文

正德十四年己卯正月丙申朔越二十一日丙辰翰林

院編修嚴嵩使還廣右道出衡南敢用牲牢之奠致祭

于南嶽衡山之神曰夫有虞望秩衡已肇祀韓子謂南

方之山衡爲宗而其神獨靈夫以名山鉅岳昭祀安靈

正德十四年己卯正月丙申朔越二十一日丙辰翰林院編修嚴嵩使還廣右道出衡南敢用牲牢之奠致祭于南嶽衡山之神曰夫有虞望秩衡已肇祀韓子謂南方之山衡爲宗而其神獨靈夫以名山鉅岳昭祀安靈

祀也然古之爲使者過其境得觀其山川詢其民俗吏
治矧祀禮之大乎使徒登遊是務而展祀闕焉不幾於
慢耶去歲冬嘗道祠下時以王事未終誠積未至弗敢
以瀆茲則乃以牲幣見焉者非僭也禮也古稱人傑由
於地靈周雅所載崧嶽降神實生申甫以翰周室雋五
嶽之一其高大磅礴蟠扶輿爲天地間鉅鎮固與崧
並也蘊神孕秀鍾爲賢豪以翊我國家文明之治固其
時矣 天子方勤六師有事邊徼近云駐蹕山陝之間
道路傳聞晨夕憂惕益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寧則外
謐都城久虛寰土靡固則夫上誘 宸衷早返鸞輿奠
安區夏神可無意乎夫 聖躬膺櫛沐之勞臣子豈自
寧之日嵩告於神者非濫也分也干冒聰明辭出悃幅
惟神其聽之

賜 誥告先祖考文

維嘉靖十二年癸巳十一月乙丑孝玄孫嵩敢昭告于
四世尊靈曰茲者 皇嗣誕生詔恩弘濡欽蒙賜給二
品誥命先祖考總德府君先考仰雲府君俱加贈資政
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先祖妣張氏先妣晏氏俱加贈夫
人恭惟天錫洪恩日臨長至謹以加贈秩號改書神板

從他日擇吉改題萬不勝感藉追慕之至

焚黃告祭文

維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正月初八日甲子孝子具官
嵩敢昭告於顯考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仰雲府
君顯妣贈夫人晏氏曰頃者 皇嗣誕生慶單宇內嵩
備位留都家卿故我先君先夫人光膺褒贈秩號有加
茲以考績過家祇奉綸書恭申燎祭仰惟尊靈尚克歆
此丕顯休命惟是孤藐祿不逮親永念劬勞不勝感慕
擗咽之至

嘉林修塋畢告先考文

嘉林修塋畢告先考文

四

維嘉靖十四年十二月日孝子南京吏部尚書嵩敢昭
告于先考尊靈茲者修砌先塋恭樹誥命碑文安列石
器俱已完備切惟不肖生年十六而孤閱四十年而位
至留都家卿考積以還乃克奉 天子之寵靈哀其祿
入以舉斯役龍章赫奕泉壤增榮鶴表巍峩江山改觀
是豈不肖之能實惟我嚴訓遺慶之所致也茲幸迄工
謹以牲醴用伸告祭嵩不勝感慕擗咽之至

嘉林吁告祭眾祖文

維茲嘉林自我曾祖考重菴府君肇厝玄室其後耐者

世積德之長實亦山水蘊靈之助也嵩以孤藐裔孫頤
奉先考託體于茲柰何事涉家衆修治弗時垣甃缺覆
榛莽蓬蔚每一造謁怛焉割中茲者荷蒙 聖恩追贖
先考吏部尚書法得樹碑神道於是涓吉命工芟掃蕪
穢甃飭新甃持築崇塋以萃凝神秀恭列碑表以侈揚
天休仰惟先代多靈竈安同藏享祀靡間世世子孫永
有依賴茲當工役告完謹具牲醴用伸告祭伏惟冥靈
鑒佑謹告

祠堂成奉安四世神主告祭文

維嘉靖十四年歲次乙未十二月二十八日甲寅孝立

鉛堂集卷三 雜文

五

孫南京吏部尚書嵩敢昭告于四世尊靈曰茲者營修
居第爰倣古禮崇建祠堂于正寢之東恭製神龕一座
分爲五室其中一室爲先祖考妣虛位不敢設主歲時
舉祀則用楮標祀以申報本追遠之意其東第一室則
奉高祖考四川右布政使平菴府君妣夫人彭氏西第
一室奉曾祖考處士重菴府君妣孺人黃氏東第二室
奉祖考贈南京吏部尚書純德府君妣夫人張氏西第
二室奉考贈南京吏部尚書仰雲府君妣夫人晏氏祀
此四世之制蓋緣情起義兼用程朱二氏之說而修春

舉斯禮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消今吉辰奉安神位仰惟
尊靈享安新福鑿款時祀永綏福祉肅佑後人萬不勝
仰藉感慕之至

改禮部尙書兼學士告祖考文

嘉靖丙申五月

嵩以留都銓部三載考績于朝伏蒙 聖恩改授今職
切惟春卿入座崇階學士禁林華選兼此二銜之重實
為儒者之榮是皆我祖考餘慶所被也第惟不肖辱膺
荒學覲冒寵靈淵冰是懼祇服先訓惟孝惟忠靡敢失
墜尚惟默相俾永有終謹告

入閣告毓慶祠堂文

嘉靖辛丑七月

玄孫以昨歲八月十五日欽奉 皇上手勅着兼武英

殿大學士內閣辦事餘官如故切惟少保孤卿官躋一

品晉隆名於秘殿叅國論於台司乃儒者之至榮人臣

之極至也而況日承燕對之光時叨晉錫之渥寵恩榮

遇特冠常倫蒿菲才涼德曷克臻茲益自我祖宗積德

百餘年而始發於吾楹本固故幹之茂發源深故流之

長也追州所自感藉奚勝仰惟先福遠在故鄉不克以

時祭告茲遣使以香帛牲醴恭詣里第告於毓慶祠堂

而保令名子無窮焉萬不勝瞻慕激切之至謹告

生孫告毓慶祠堂文

嘉靖癸卯

高子世蕃以是歲五月二十九日辛生一男側室李氏出也恭於京邸告之先靈命名曰延慶切念嵩行年三十四而得子今六十四而見孫宗祧之託願觀于成祥兆之來曷云其晚茲實惟我祖宗考妣積德累仁之所致也謹遣人齋捧香帛牲醴之儀歸卽里第毓慶祠堂而申告焉伏惟歆鑒

考滿加秩告毓慶祠堂文

嘉靖甲辰

玄孫茲以一品再考仰荷 聖恩特降綸命加少傅兼

給堂集卷五

文

七

支大學士俸 賜誥追贈曾祖祖考皆如其官錄蔭孫紹忠爲中書舍人竊惟不肖高起自孤童爾然弱質不自意遭值 聖明致位宰輔湛恩優渥光顯一門覃及六世此豈不肖不德所能皆賴我祖宗積德深厚悠遠以式克至今日祇服寵章豈勝感慕仰惟先祠遠在故鄉謹遣人奉香帛牲醴茶就毓慶之堂用伸祭告伏惟先世宗親並垂歆鑒以第五山秀才耐食尙饗

祭宗伯汪石潭文

嗚呼天之生賢謂無意耶何稟靈智之先而出凡民之

有而今則已矣勲業卒莫之究也如公德守之粹溫智
識之高邁而輔以學問之醇深作爲文章其晶瑩演迤
若引辰星而貫河漢其精純幽眇若陳珪瓊而奏球琳
至其析義理之微窺道德之奧則又縑絲灸轂疊壘而
不竭山苞海蓄浩浩而難尋蓋大江之西鄱湖之東自
公之昆季崛起後先映發魁南宮而首臚唱登玉畧而
冠詞林世之學者無間乎識與不識比之崑山之壁河
東之鳳咸慕悅而悚欽夫何事與時違貌先年老而公
乃解組投閒挂門卻掃自放於鳶山之野蘭水之潯卒
使望謝安者竟莫起東山之卧而思傳說者空擬作商
室之霖嗚呼廢興榮悴固有定數而不可易而吾儕臨
風想像不能忘情者昔秦遊從之舊有懷公之德音如
玉如金誠不覺涕下之沾襟

祭都憲高公文

吾郡先達在成化間同起鄉校嗣登進士公與蕭菴梧
岡二君子而已夫三君子者筮仕皆有閔卓之才循良
之譽颺歷中外顯位崇階無不相似若夫杖屨閒身邱
園樂事壽觴宜畫錦之榮恩誥出天門之賜晚福修齡

塵囂靈光之獨峙蓋公天稟完粹貴富弗盈其中宇量
深弘喜愠莫窺其渙斯豈偶得而倖致也耶嵩也生晚
粵在弱冠拜公于按蜀來歸之時公折節忘勢弗爲後
進之視而卽蒙國士之知重以令器葭莩之未常得侍
几席而望履綦心親彌厚愛久弗移乙酉之秋予赴官
于國學辱枉餞于江湄臨觴繼綵命駕逶迤孰知卽此
而長辭也嗚呼公有遺言託文墓石詎敢以不腆而負
所期渺雲波之萬里薦蘋藻之一卮嗚呼者哲凋喪天
不憖遺嗟斗山之安仰悵薤露之易晞其何能止予之
悲哉

祭黎侍御文

孝皇之朝獎賢思治公官內臺惟古柱史學問文章才
猷政事公實兼之克行其志豸冠嶽嶽鸛擊鸞峙出按
南圻以造多士權奸擅朝否泰易世方奮而騫中道奄
躓負蓄之閔百不一試倚公之才何所弗至其弗至者
曰亦命耳乙丑之春予方筮仕京邸遊從定交伊始公
誠好之遺忘其齒爰託婚姻吾女公子二十年來纏綿
靡弛余拙寡助維公是恃孰謂今者公棄我逝展餽叙
離貽書滿笥手蹟具存豈忍復視空懷誼愛永隔生死

遺伴還薄修菲祀日月不居窳窳何似惟當勒詞執筆
銘誌以報德音庶其在此

祭內姪歐陽孺文

嘉靖甲申

嗚呼爾父爾祖兩世之祀一脉之傳惟子是屬而今已
矣嗟呼傷哉昊天不吊以至此極尙忍言哉仲春之初
爾從東井叔父偕至予邸勞苦訊問喜見顏色然於時
京城疫癘方行爾甫及門吾女屬疾爾素壯悍迎醫視
疾周旋不避篤義重親可謂賢矣詎意浹旬之餘爾亦
邁疾不起嗟呼傷哉豈世俗疫癘傳染之說信有之耶

翁案卷五 雜文

十

然晉咸寧庚亥事載史傳不誣也卽以予今歲驗之舉
室皆疫吾幸無恙則是說者吾不信也吾歷觀疫者皆
由起居食飲弗慎所致爾無亦矜壯忘戒致然耶抑自
有命邪吾女之疾始者以爲常悔掇療弗亟若爾疾則
醫招其良矣藥盡其方矣殆可以無悔矣而卒亦莫之
掇也繼爾而疾者僮僕又十餘人皆未嘗藥而愈則醫
師者其不足恃耶抑古謂不藥得中醫者理可驗也嗟
乎以爾祖爾父之善仁也而殄其嗣以爾之篤義也而
殞其年神理天道則愴怳茫昧而不可致詰矣三月丙

寅之朔屬續之辰風雨晝冥氣候悽慄闔門震驚五內

塵澗腥鬱結而派盈色慘沮而毛豎吾內則茹痛以隨
心外乃矯情以鎖物人事之可怖愕可痛戚孰有甚於
此時者乎予無強近之親無紀綱之僕以自助爾從吾
久學書頗工練事頗熟治家入都可代吾勞而今亦已
矣此事之末耳而余之情亦有不能忘焉者也茲遣僕
賃舟以女之喪爾之喪及弟維厚之喪同載以歸爾久
歷江湖素以無恐旅魂超然尚歸無滯且吾與叔父待
歸謀之伯祖謀之諸父昆弟爲爾立後承祀以供養爾
婦不至失所爾可無憂也臨發永離告以此詞嗟乎爾
安知爾姑與爾姑之夫之悲也耶爾又安知爾東井叔
父之悲也耶

祭袁翁文

雜文

十一

祭袁翁文

夫歲之冬予還里閭翁來視予言笑怡愉謂翁康強無
損眠食曾未逾旬遽云屬疾壽躋大耄福履備豐乘化
倏然可謂令終鄉有善士天不憝遺告奠堂帷吁其我
悲

祭安處士文

嗟夫大化流運代謝靡停俯雲川之夕逝感露草之朝
零寓形宇內貴德與名苟所立之可述庶旣遠而彌馨

惟君志行之超美幾間之請鬱固已滿縉紳之與高月

且之許矣雖乘化之奄速亦有順而沒寧我懷其人弗
履其庭託生芻以寓奠陳玄石而鏡銘亦可慰君於宜
冥也夫

特恩堂銘有序

夫尊已之士懼以寵祿浮於行故退抑辭異之志高會
賢之主懼以遐逝遺其才故愛惜成就之恩至嘉靖初
載天子選用者哲揚于庶位高吾陳公於時自滇臬
擢長魯藩公曰臣有疾弗克事事再䟽乞休上命卽
安于家俟疾愈復用之外臣前無此比者於是高吾公
辭頭暗恬厲難進之節上崇善需才廣廸知之明風
聲所被警動一世君子榮其事相與名公所居之堂曰
特恩而聲詩之後三年公以中丞之節來鎮豫章嵩不
佞乃作堂銘其詞曰

徐嘉靖

十一

於惟休哉嘉靖之治日明天開百職庶工用罔非才維
時陳公實受上知擢正東國屏翰是資公歸臥病抗
章謝事上嘉曰材其未盡試乘榘楨杙世豈乏之得
一棟梁詎其可遺豫章公來勿藥有喜薦陟中丞載振
風紀士恥無材恥行弗厲厲行負材有不承譽維古用
賢灼見廸知非帝之明疇竟登茲刻銘斯堂以載帝

德百爾有位惟君子是配

其淳古可以鎮蹇忘邪其清潤可以滌神悅思疑傳
毀之遺巧出端溪之製其二體而成用配三友而從車
携之玉堂延閣于以篆編言而裁帝制也

高麗硯銘

遼海東藩厥至孔遙文明之化翊我 天朝

端石硯銘

予視篆留院大司徒全州蔣公贈是硯乃識以

銘

玉堂摘文職爾是司惟君子之貽世世其實之

鈇堂集卷三 雜文

十三

又 任國學作

端貞靜凝川韞璞藏圭璧其相產自南海登于上庠摘
翰鑄詞金雄琳琅厥用乃昌毋刑其方毋毀其剛磨而
不磷聞然日章吾將師爾以自臧乎

雜記

北上志

西使志

東觀雜志

南省志

內館志

鈔山堂集卷二十七目錄



雜記

拙上志

予臥病鈴山閱八稔正德丙子春三月疾愈治裝將如
 京師前期文告先墓廿有五日啟行時郡守徐侯
 璉縣令蕭侯時賓戒舟為送是日晝雨如注午雨少歇
 登舟縣寮屬宜親友暨家族長少咸餞於耽江之
 去鄉邑有離別惘惘之思焉二十六日早發雲口澄朗
 江流盛漲風帆舟駛午次白漢舅氏庄宿別二十七日
 過楊津訪宗雜諸姻楚蒙待御以舟來逆至新吟士友

拾遺卷十七
雜記

雜沓來訪留一日是日立夏驟暄詰且風橫作更復寒

漂舟行二十里次嚴家渡憇焉晡時風息楚蒙舟送至

此乃別晚行十里宿安和三十日過羅溪訪同年胡

子明秋官宗次劉家陂易氏親邀餞陸行十五里至

其家四月朔日還舟風阻泊泗溪二日初三日次臨江

冀二守鉞傳旨御冠卿黃大參文縉孫太守朝望李大

尹文振符進士宜臣會餞于瀟灘驛風雨淒橫留二宿

初六日風暝地豐晚晴至曲江登江天閣有李子獻

吉刻詩觀之七日過市汊驛至南浦驛都憲孫公璉

方伯張公嵩

熱午飯於同年勤甫田公提學分司十三日早發謝貢
士應和裴秀才簪舟送至雙港楊樹湖田舍距城二十
里矣午次趙家隈舟人謂候曉乃可踰湖遂止宿焉十
四日曉行湖中並湖多洲間生青篋長數寸舟人競
採之淹爲菹絕香美自此挽舟逆流至鄔子驛過余家
埠岸傍古樹青茂連陰數里清流映帶可愛晚宿烏江
口十五日次龍津驛卽餘干河口憲副許公本謙司兌
運於此來訪晚宿黃邱舖十六日次安仁湍水淺澗易
小舟行十里至石港宿十七日次貴溪十八日次弋陽
方伯安福伍公朝信時赴閩任聯舟行是日過石潭汪
氏里第同年有之貢士邀伍公與予觴于第二十日過
叫巖寺臚舟觀之寺鑿巖而屋巖石壁立由寺西扳磴
盤折而上甚峻後枕崇岡爲汪氏先塋踰嶺而北爲關
老費公家塋一大山下支嶺蜿蜒出田畝間爲高都憲
家塋皆往觀之諸山起伏奔躍峰巒特秀大江逶迤徑
巖麓滄洲而去有石起江心俗名捲績石信天設竒勝
也有之送予至此而別自此行十里江畔有樓名嘉會
乃關老費公里第登岸尋徑謁公欸語抵暮乃還舟二
十一日次鉛山河口伍公自此登陸之鉛山入關與予

別二十二日次廣信書其大史子和李侍御子芳偕會
旱涸議當陸行予見四山雲合若將雨狀索小舟且登
小兩行三里野泊雨終夕翌日抵懷玉矣因歎人事
塞不可料如此同年曹瑞卿二守方旱禱憂暢遣詩慰
之二十四日憇玉山館是日離家一月矣二十五日過
山微雨頗涼道中青苗逾野時時徑松林而陰蔚可愛
飯草坪驛未刻至常山錢令憲來送生員胡鑑達瑞來
見二十六日登舟兩行五十里至椒巖宿二十七日晚
順辰至衢州與鄜守播會驛下遂登舟年鑿六守彥明
郡齋二十八日經龍游縣至蘭谿縣連日括數小舟行

翁棠卷七 雜記

二

沙湍間此縣江水稍深衍有官艦頗鉅載之晨謁章
山先生乃行晚次富春驛五月初一日四鼓發舟
經七里灘望嚴陵釣臺過桐廬縣晚抵富陽縣初
渡錢塘江憇浙江驛舟載家具入水關余陸行入
門至城中館于市民金廷秀家內監王堂冕進崔
御鮮巡按冕趙巡撫春林三部大轡方伯任公
沐大參潘公鐸周公會少叅楊公清憲使李公
副馬公鄉憲僉許公讚胡公訓都閫陳君璠張
君錫祐守梁君材運使吳君大有皆來訪始會
石首鯊也鮮時其色如金

刑部時宗林饒州瑛爲浚蒲之集同年謝太史以
南關外訪之翌日三司諸公招飲三茆觀予辭不赴
出城次吳山驛登舟初七日早食發舟次塘西宿初八
日過崇德縣七令洪異廣人治縣有稱初九日早次嘉
興取道如松江訪三汀陸太史兩行夜至嘉善縣初十
日微雨晚抵松十一日侯二守景德邀集棠谿書院復
集同年陶員外良伯第十二日同年丁別駕文範以舟
至唐橋宴別夜分抵上海縣境遲明至浦東陸太史里
第夫縣治尙三里同年宋戶部義卿督稅於此越江來
會有鄞士碧谿張鉄能詩同集是日風雨坐覺凜肅乃

崑山叢書

雜記

四

知海國夏寒如此十四日早渡江入上海縣訪諸舊識
遂行義卿舟送三十里至龍華寺宴別夜行月色如晝
四鼓泊松城下三江碧溪二君送余至此而別郡僚暨
孫太史徵甫張給舍時行吳工部子儀及良伯諸君偕
餞于問俗亭下良伯又餞而前晚宿魏塘十七日還至
嘉興李太守道甫劉二守應徵夜餞于驛十八日午發
次黃江涇十九日雷雨早過平望驛過吳江縣晚至蘇
城外西門驛同年孫侍御夔卿徐郡伯朝儀遣義官吳
完來治舟謝工部廷瑞顏二守如瓊李吳縣經沈方伯

夏臣各來訪少傅守侯王公里第有怡老園山池甚勝

招予飲徐公招餞於鶴山書院顏二守餞于州宅留說
五日以待舟故二十六日過楓橋學士陳子雨先生宅
遂至潯市王戶部諤來訪連日溽暑如焚晚雨困暍稍
紓二十七日過望亭晚次無錫謁二泉邵先生二十八
日次常州同年徐侍御子謙適清戎至餞于毘陵驛具
日未暑節二十九日次丹陽三十日過同年許補之侍
御宅晚至鎮江六月初一日風靜渡江波平如鏡余登
小舟獨遊金山登留雲吞海之亭坐聽潮軒中僧饋蔬
食酌中冷泉淪信茗飲之風味殊絕還舟至瓜步初二
日次揚州都憲藍公章王侍御金汪主事淳皆來訪初
四日易視可範邀飲于觀音堂巷之寓舍是日與嶽牙

鉛堂集卷五

別過邵伯驛夜行湖中大雷電以風初五日辰過高郵
晚泊槐角樓鎮濱湖石岸陡峻風雨橫作舟震盪衝擊
輿石闔兩宿皆值惡境情甚湮鬱夜分雨止風息天明
順風踰湖二十里抵寶應初六日午至淮陰驛總漕
憲叢公蘭鎮遠顧侯士隆張刑部璿孫戶部泰皆來
初七日泊淮安西湖風橫力行夜至板閘劉戶部友仁
來訪初八日過清江廠土工部錄察戶部天球來訪
逆宿浦口初九日渡河風愈逆挽舟力行至清口
連日風橫淮水漲溢頗洄民舍湮沒岸無畔

惡初十日風逆礮水湍悍自清口挽舟力行十五

湖城鐘夜中月色甚清臨江蕭生俊劉生寵偶能會

差一冠十一日風息行四十里至桃源縣未至五里一

僕喪買棺殯之驛丞朱良豐城人以醫士朱文來饋藥

安東縣於此協濟人夫夜幸戶部東山來泊十二日旦

發桃源夜乘月行五鼓抵宿遷縣十三日早發宿遷未

刻過直河驛復一僕喪倉卒藁葬之夜四鼓至邳州時

毒暑蒸鬱二僕暴卒以瘦舟人怖甚予鎮以無懼督舟

疾馳市香蒿解毒諸劑煮而遍飲之幸無恙然觸暑搯

家可爲永戒也十四日中官進楊梅舟泊邳城下索夫

銓堂集卷五 雜記

六

銀橫甚州官皆匿同年紫戶部遜夫來訪久之知州高

巖來乃得數夫行沿途漕舟鱗集時時突冒叫囂行甚

艱十五日次房村驛踰呂梁十六日踰徐州洪管洪陳

工部輔遣醫餽藥小雨宿洪河口十七日泊徐州漕

下灑望巨浸渺然廖工部維修王戶部國寶陳兵備

皆越江來訪十八日午發至茶城野泊十九日風順

境山過夾溝驛夜抵沛縣二十日風順過沙河驛過孟

陽八里灣諸閘宿南陽閘二十一日過棗林諸閘泊趙

村閘煩暑夜不能寐五鼓啟閘行至濟寧泊南城驛下

總河工侍趙公來訪同年李工部希獻及饒都汪節推

德益聯舟行二十二日次大長溝獲麟古渡二十

三日晨雨稍涼朱戶部寅留分署小飲卽行晡過袁家
口關同年孟望之侍御誦令汝上以公事適至秉燭觴

語夜分乃別二十四日過安山驛至安平鎮二十五日

次東昌二十六日次臨清原兵備軒部署茅貢劉寅蘇

輔何文邦皆來訪大熱夜驟風雨二十九日立秋蓋

發臨清時衛水驟漲黃流湍悍兩河漕舟鱗集予所

舟敝朽而舟卒駑狃往往觸撞呼號險怖爲甚午過渡口

驛晡至甲馬營驛七月初一日曉霧過梁家庄驛至

州初二日過良店驛午過蓮窩驛夜行次新橋驛余舟

不能進李汪二君遣卒乘炬來逆初三日過磚河驛過

與濟縣晚行未及青縣二里忽驟風雨舟不及維繫纜

一短柳間危怖達且至青縣李汪二君迎勞相慶如

生初四日過流河驛風逆滿棹舟時時迴洑盤旋不

行晚力行至靜海縣初五日五鼓行過楊青驛至天津

汪戶部希會邀集初六日過了學沽風逆且憊且行

桃花口宿初七日過楊村驛有寇焚劫進村民家

泊北蔡村不敢行更番坐盤津且初八日望河兩

戶部鵬邀集初九日雨宿和合驛初十日搬淺

地多寇十一日午至張家驛十四日入都城

德益聯舟行 雜記 七

月餘大暑鬱蒸憂悸萬狀古訓行路難信哉瞻望
於五雲之表平生知舊執手契濶之餘於是亦少愆

西使志

正德十三年秋 册封詰 崇藩正副使各十三員

克副使同正使建平伯高霽如廣西 靖江府先是

孝貞皇太后之喪 上皆素服避殿視朝及是

祖畢始從吉典七月三日庚子告 廟傳制晡時鳴鼓

駕陞殿方闢門忽大雨如注 朝臣立東角門趨廂不

前衛士督趣就班雨益驟庭山 皆水拜興無序未及宣

制衛卒昇寶輿出夜深黑暗 闕如沸予出東長安門

鈴堂集卷三 雜記

水深尺餘僕馬皆失與吳仁 翰檢徒行至禮部兩靴

為水所浸坐門下脫靴傾水也 靴復穿濕靴詣禮侍三

蹕濱先生廂房得衾囊易濕 凝齋王少宰同使事

至取酒各手數杯領册歸會已 二鼓矣辛丑諸使出城

壬寅夜大雨癸卯黎明復雨 止予始啟行顧宮諭

和陸太史子淵柴給事德美 余同俞國昌大叅餞于

崇文門外太史劉應占會同裝 雀來鳳又餞而前泥淖

行甚艱晚憇通州察院家人 黑乃至行李夫昇各不

相及比旦勒州夫送之稍稍俱 乘督稱華王朝湘來訪

工侍趙公汪侍御史顏各遣卒 隨送甲履登舟乙巳歲

中人來云 車駕將北巡召內閣書勅九卿科道官

左順門下哭留余歎駭久之申刻發舟行二里至長店

止宿建平高公待余於此丙午晨發經和合驛寧縣官

送夫皂旣而輒逸去夜至滄西務王戶部廷珪遲明來

訪曉雨午晴次楊村驛戊申風順午至天津胡兵備被

逮去衛官匿索夫不得此地皆戎籍無民差頑獷素然

管倉郁戶部深來訪已酉小雨發天津二里過建平親

識苑舉家飲晚晴至楊青驛宿草間多蚊撲面瘖膚拂

之不去竟夕目不交睫四更時雨啟行次奉新驛蒸熱

暴雨復霽次長屯宿辛亥五鼓行過流河驛七前湍流

洄湫舟盪兀不可定晚行二鼓抵興濟縣乾寧驛七空

舍間無一人岸傍人云驛官妻匿民舍樓中堅壁不出

慰諭之乃以空頭印紙關交緹而下久之得夫甲妻組

繫之乃始得夫壬子曉行七次滄洲宿癸丑晨過磚河

驛風順次新橋驛甲寅次七窩驛夜分月色如晝乙卯

晨過安陵巡司午過良店七晚行將及德州二十里許

日沒昏黑捧夫穿柳林中不密錯忤咫尺不辨有數驛

船奕奕下江中八語聯聲七光時隱見頗疑有異逾時

月出漸高驛官秉燭來送次六德州漏下廿刻矣丙辰早

晨發德州晚次故城縣泊八家莊驛七疲供億官以麻

納州去夜半漕運都憲城公舟至有會乘月起行了日
風逆挽舟且行且泊午次鄭家口宿連日煩暑蒸鬱戊
午小雨食頃雨益橫風色寒凜河流洄洑行甚艱力行
至甲馬營宿已未過武城訪王純甫吏部過渡口驛宿
朱家園庚申至臨清部署高君尚賢蕭君廷傑胡君大
全蕭君孟景兵備李憲副師儒方刑部思道閻吉士等
又秦進士祐皆來會此地南北要衝素號難治吳守參
聽屬門人精悍有幹稱先是傳言車駕將幸此州
民携挈爲避徙計有司亦夙戒供具以俟蓋郡邑經
比比然壬戌發臨清過青陽驛夜至梁家鄉聞癸亥

禽言卷七 雜記

十

東昌訪故提學敖公靜之之家一孫江郡學生所居土
塋二間詢之許太史思仁云公自翰林出副憲皆無賞
蓄然諸子頗習侈靡公亡時遂落子昔爲諸生蒙恩最
厚求公墳在城西遠不可見泫然涕下而已晚行三十

里周家店宿甲子風逆過七級阿城荆門諸關過安

鎮沿途漕舟及蘇常糧船乘雜行甚艱棘乙丑過安山

驛七屬兗府東平州州治此河十二里以老人領夫負

於此接遞夜宿靳家口丙辰過開河驛野多牛羊

驢市積魚稻過分水廟南雨水分流皆就下此地

然高南北各十里至散水泄則舟淺闕民舟

湖兩堤垂柳離立陰鬱可翫湖中蒲葦懸望漁罾者網

者答箸者舴舻而遊者艤而泊者蓬倚而飯者歷歷如

畫會湖南蓮殿材巨楠數千株聯袂曳旗蔽流而上楠

最碩者圍丈餘長可五十尺誠天地間奇產然此木一

株山伐陸輓水運至此費數百金矣丁卯午次濟寧葉

工部珩來訪州人馬宣舊仕吾邑簿致仕家居訪之八

月朔日戊辰發濟寧河水滄漲開皆漫經月河行過魯

橋關宿南陽關已巳風逆次入里澇遇閔大叅正甫過

沙河羅口庚午晨過浦縣遙見江上黃旗御

舟二艘有可宿戒以備巡幸者過夾溝驛微雨晚行至

境山宿辛未五鼓行六十里天明至徐州大水浸民廬

舍泊漕運廳下遇同年俞僉憲子宜俞云曹太僕汝學

同行昨午先發予惜不及會寄以詩署州事胡二守堯

元管洪陸工部金管倉康戶部常蔣戶部彬徐人趙昌

齡馬宗周皆渡江來訪午發次白梁踰洪宿驛下至中

風橫留飲博工部靈觀物亭中行至新安驛宿癸酉

經邳州至孟河驛宿甲戌過宿遷縣至崔鎮店宿桃河

縣吏卒來候乙亥過桃源縣風起晚次清河舟已泊

風少息舟人謂可渡河鳴榔振柁下中流如幾河流

徐寧卷五 雜記

二一

溢無際入淮河口驚喜交集繼幸就平安而實冒險可

懼哉丙子過清江浦午次淮陰驛都憲叢公臧公總兵

顧侯丁戶部致辭周刑部備守盞來訪予皆報謂過

同年胡重器僉憲及杜舉人家丁丑發淮陰行廿里

過蔡衡仲太史飲舟中風靜無鱖應湖水天一色空曩

無際漁艇上下波中飄浮若流有巨網列晒如林橫洲

潛間宛見圖畫過槐角樓鎮風急水湧石岸礮礮不可

注撐舟行十里許入港乃即流月波相盪夜景澄明

夜半至界首驛宿戊寅次高遇吳戶部仕同泊州守

袁良州判楊節來見行廿里袁衛漕船鄉人競至相

徐國華卷五

雜記

德勞石揮使方留酌因止宿焉夜半月出乃行已卯過

邵伯途間禾黍盈疇蕎麥綴花甚秀到此始是江南景

矣將至揚州十里許河水瀾迴舟商舶叢集且歇且行

長久乃得渡泊廣陵驛楊侍御朝鳳劉節推一正沙憲

副立之安黃門汝礪謝生時濟會驛下辛巳如儀真夜

分乃至王都帥佐會舟中甲申發儀真復從故道至瓜

州盤壩乙酉渡江入京口陸侍御行之遣舟送余夜行

黎明次丹陽葉侍御忠來訪夜至毘陵驛丁亥問道如

江陰訪故工部郎中曹公家公宰吾邑有遺愛子進士

弘毅之予友也發舟出泗水西溪港支錯行野田間禾

黍蘆叢藪有聲秋思益清行達且抵江陰會令棠張
小叅允敬蔣進士虞中皆會鵠于驛夜行五十里達且
至曹公里第拜夫人于堂毅之前數日如蘇城不及會
予即辭行寅寅晨至無錫遂行晚次潯市辛卯次蘇州
徐郡伯朝儀顏二守如瓌部使朱袞黃景星同年袁戶
部經皆會甲午小雨泊月舟亭下崦西徐待讀王子貞
中舍携酒來毅之亦會予於此聯舟信宿是日別晚至
吳江乙未過平望夜至嘉興丙申夜至皂林丁酉過崇
德夜至德新闕戊戌搬壩次吳山驛入城次武材驛三
司諸公來訪九月朔日己亥落梟郡公釀燕都司之後

堂杭守留公克全丁二守文範同年也邀遊西湖庚子
早出湧金門憇洪氏兩山書院小飲數行乃登舟緣蘇
堤歷孤山岳墳觀大佛寺至寶叔塔抵暮而返辛丑出
城至浙江驛登舟風順夜至富陽壬寅晚至桐廬癸卯
過嚴陵祠堂之讀湛子祠記晚至嚴州鄉里胡少叅斯
靜朱憲僉克諧二公行部於此偕來訪自桐廬至此灘
石悍激水清駛見底易小舟翌午始行乙巳午至蘭谿
遣吏如金華訊東陽一尹叔丈翌午吏回太守歐陽賜
之遣使致書饌丙午至龍游是日重九以詩寄楊節推

時明丁未齋守李遜鄰郡齋留集戊申晚泊常山河口

請且登岸飲同年吳侍御德輝察院庚戌晚次玉山王
陔濱禮侍吳仁甫太史使回益藩先後偕至會于此辛
亥留玉山分守少叅許公効廉招予飲時久旱谿涸登
陸如廣信壬子至廣信守巡劉大叅文莊王憲僉崇仁
縣此借會王吳二先生於此取道龍虎山赴益予徃拜
闕老費公乃行癸丑次傍羅口甲寅次弋陽宿小菑乙
卯次貴溪黃太史慎卿夏大行公謹畢工部汝霖同集
時溪水涸淺范尹汝和假予官艦僉議不可行夜中風
雨淩橫新漲漲汭灘稜俱沒中流自在不費推移亦偶
然之幸也丁巳晨過安仁晚將至龍津廿里野泊戊午
早至龍津驛饒郡二守錢汝和署餘干縣來致燕饌宿
驛下己未至鄒子驛庚申過湖至趙家隈辛酉至南昌
又五日而抵家

東觀雜志

萬曆卷七 雜記

十四

止德十二年丁丑正月朔早西北風寒勁晝晴是歲當
天下朝 觀晡時鳴鼓至一更禘朝散朝臣吏卒相失
噪聲如沸有官被踐死午門外初二日有 旨如南海

觀獵在都城南七里召府部大臣科道官甚急十三日
祀南郊畢畋于南海夜滿下十刻 駕還宮翌日慶成

宴時始宴宴畢月已高矣八月一日 車駕出次昌

平轉通州壩上收南海十三日還廿八日 駕復出九
月一日次宣府十一月廿九日長至 駕在宣府是日
百官詣奉天門行五拜三叩頭禮先後雜至班行斷續
司儀者不問正德十三年戊寅正月朔日 駕在宣府
百官行禮如長至皆不賀節早西北風薄寒晝晴 駕
將還京有 旨頒賜廷臣服色初五日司禮監官於左
順門唱名頒給內閣斗牛二品皆蟒三品皆飛魚四品
及翰林學士至侍讀皆麒麟五品堂官六科長皆獅翰
林史官給事中郎中員外郎皆彪計五千疋有奇可謂
章服之濫惟御史等初六日 駕次懷來城七日早晦

百官出德勝門候 駕皆服所賜服色緋金倚殺大帶
加帽予與劉編修元龍獨青衣同官頗諂讓之晡時

駕至文武大臣具彩障製文跪道左捧觴稱賀大雪漏
下廿刻 駕還宮蓋自去秋八月廿八日至今四閱月
矣八日大雪九日 駕出齋宮十日大祀畢遂如南海
觀獵十一日夜二鼓 駕還十二日慶成夜分乃宴廿

日賜廷臣以南海所獲麇兔廿一日召廷臣觀所獲夷
物頒賞大臣并科道官銀牌內閣金牌此答釀金製絲
褥賀者他官未預賀者不及是日申刻 上單騎馳出

德勝門去矣從騎惟四人餘以次遁去二月十日 太

皇太后崩逝十二日開喪爲始十三日百官素服黑帶
詣清寧宮門外聽遺詔時 駕在宣府是日早晴辰刻
忽大雪交下已而復晴巳刻 駕還未刻宣遺詔畢十
四日如前儀十五日成服百官各斬衰杖朝夕哭臨三
日四月初七日風霾晝翳日色白暈無光六月十二日
大行梓宮發引 上從至昌平廿四日 大行神主
廟廟早晴陪祭執事官候于廟酉初刻 上至甫降輦
升階及門忽大雷電雨如注燈燭昏滅朝臣衛士奔走
避雨班行淆亂禮儀廢省聊取終事而已七月初三日
傳 制行冊封禮予受命如廣西靖江是月 車駕復
出明年巳卯有寧藩之變

南省志

正德十二年丁丑禮部當會試以考試官請二月六日
命下大學士戒菴靳公少詹學士東江顧公爲考試官
予叨與同考是日午刻儀部主事倪本端以幣至予家
初七日陞辭宴禮部入院復宴至公堂乃鎖院入簾八
日出初場題曉時至考二公遍視各同考房滅火局吏
于房內乃借詣聚奎堂序坐故事主考上坐同考翰林
年深二人前對坐餘皆傍坐是歲二公特請前席四人
于中洗馬崔子鍾侍讀陸子淵編修而余亦與焉

書出題畢即付工刻且刻且印不停手各色匠厨人
登竈食飲諸物畢具一堂燈燭輝映煬燎薰炙予等坐
廷且疲甚用黃紙書進呈題納筒暴以黃袱五鼓擊板
揭簾大宗伯至立簾下距內吏餘執事者以簡授宗伯
捧而出不交一言禮部提調官領題出散諸士余等乃
揖而退蓋嚴密如此十一日出二場題十四日出三場
題皆如之初十日及時分初場數卷入十一日數十卷
入後乃漸多詩房其卷一千四百予房南一百二十五
卷後取十四批一百十三卷後取九中四十卷後取三
共二百七十八卷共取二十六名十六日午時二場卷

會館卷七新記

八十九日寅時三場卷入閱卷至廿四日畢廿五日各
房以所取卷俱呈王考看詳批定各次成草榜午刻知
貢舉禮部二公監試二侍御皆入序坐王考同禮部四
公上坐二侍御前對坐提調官以墨卷入各同考先生
以所取硃卷對號心雖積諸箱搜閱甚艱偶一號不對
即棄不敢取五經直朱箱五三場取中對號俱同取中
者納諸箱王考知貢舉監試官各用封紙署判贈堂中
廿六日拆卷填乙
廿七日填正榜以第十七名爲始
頃舉文以第六名爲始填至第十六名既乃拆五魁每
拆一卷唱名衆共

爲佳士然後取者乃自繼予謂有

司求士之切甚於士之求知於有司也榜成已暮乃宴
宴畢退舍束裝京師人以報榜希厚利先賂印匠多印
試錄名紙伺啟闕得紙疾馳去報早則金多亦有惡小
伺于途挺仆其人奪紙以去者夜二鼓門伺者久不勝
忿則擲瓦石以入比出問者驩譟擁試官馬途塞不得
行劾辦臣給事被擁逼墮馬深塹中此甚危惡每歲常
然亦不能禁也三鼓抵舍旦陛見賜宴禮部廿九日謝
恩

內館志

正德丁丑十一月二十一日予受命教內館初六日入

館故事詣崇聖堂謁先聖畢升堂內侍諸生行四拜禮

一八

皆立受司禮諸中貴散居十門各遣學長致刺不親往
司禮執筆者九人居河濱各親往具贄帔投刺帔皆辭
是日提督解太監銘具宴其後銘奉使者李英英執
筆代者張準與予先後同事者編修陸子淵劉華甫孫
暹宗尹舜弼劉三隆檢討邊汝明

